

从《青春祭》到西南联大

2016-12-09 剑客会



电影《青春祭》，根据张曼菱作品《有一个美丽的地方》改编

编者按

本文系著名作家张曼菱2016年10月7日晚给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华人的精彩微信演讲及互动内容。编发时尽力忠实了原貌。

我写的东西是我感受到的；我写的历史是活人讲的，我的游历是我亲眼见到、亲自调查的。我不是成天在故纸堆里，从纸到纸。

——张曼菱

西北兆（北大校友兆洪成）：今晚我们有幸请到中国近40年赫赫有名的作家张曼菱女士。与弥漫在那片土地上的浮躁不同的是，曼菱师姐选择了与众不同的一种生活方式，自然就包括了她对生活的体验和看问题的角度。

她的《有一个美丽的地方》写得真是那么的美，把那一段上山下乡历史描写得出神入化。

师姐的信息量太大，我自己都有无从下手的感觉。就请师姐谈谈回故乡云南的决定过程和之后的生活感觉，咱们可以从现在往回聊。

1

被抛弃后的寻梦之旅

孔敏：《青春祭》是您的真实经历么？

曼菱：《青春祭》是我的真实经历，因为印象太深了。第一篇小说嘛，也不善于虚构，所以非常逼真。

我是1989年去海南的，之前我作为一个作家，当时被领导邀请过去看看，希望我们开发海南嘛。那个时候只是游玩，默默无闻的。第二次去时有姜文、白扬等。到1989年夏天风波事件，我就过去海南谋生了。我过去打工，从秘书做到部门经理、副总，然后我自己开公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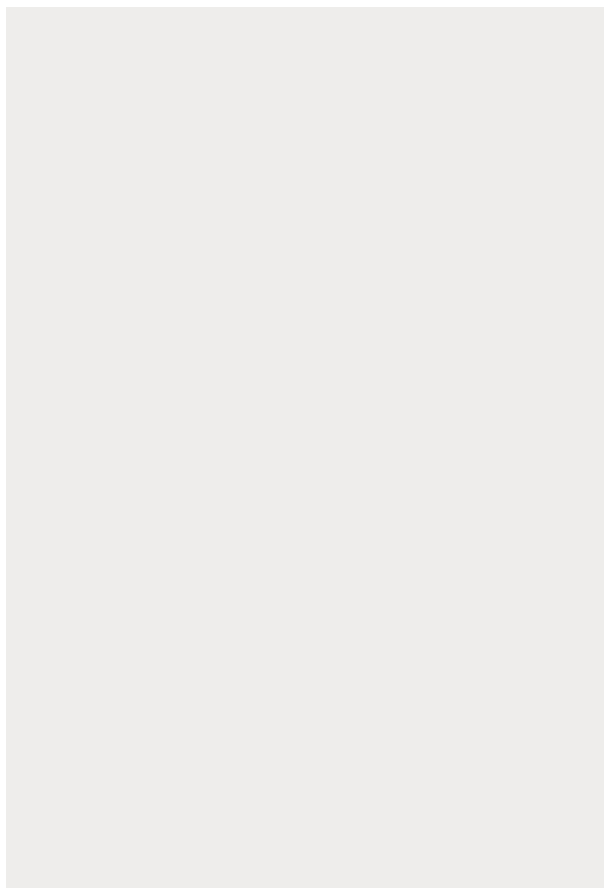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海南有十年，后六年就是法人代表了。那场风波后很多文人悲观，也都封笔了。我为什么选择海南呢？我因为去过几次特区，看到了一线希望，这市场嘛，总得与国情相融合。东方不亮西方亮嘛。只要有希望，我就往那儿奔。好多人都不能写了，我怕自己也不能发表什么文章了。所以当时我就下海，去体验，参与市场经济呀。有些文人写什么改革开放呀，我就笑他们说：“你们卖过丝袜么？会做生意么？”什么合同啦，货款啦，担保啦，管理啦，资金怎么来怎么去，我都跑了几趟了。当时我手中就转过几百万。这是个很难得的磨练，就像竞选一样，每次潮头来的时候，我都有一种好奇感。

下海吧，我就这样下去了，尝尝滋味。当然我也看到了在经济大潮面前人性的混乱，人们忘记了自己的初衷。比如说，最早出现的卖淫是怎么开始的呀，我都耳闻目睹了。这些我都写进了一本书叫《涛声》。

David：曼菱你好！我也插过队，不过是在京郊，没有你们云南美丽。我想问，你怎么看知情插队的历史定位？是个悲剧？错误？还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？

曼菱：关于知青插队落户的事，跟所有的历史事件一样，它之所以形成，都有其特定的因素。最直接的是要

处理一些人嘛。当时红卫兵嘛，已经养成了造反的脾气。当时工厂停工，经济也萎缩，大学也停办，就业也没有门路。上层说要改造什么的就弄下去了，反正这班人（知青）也没有什么地方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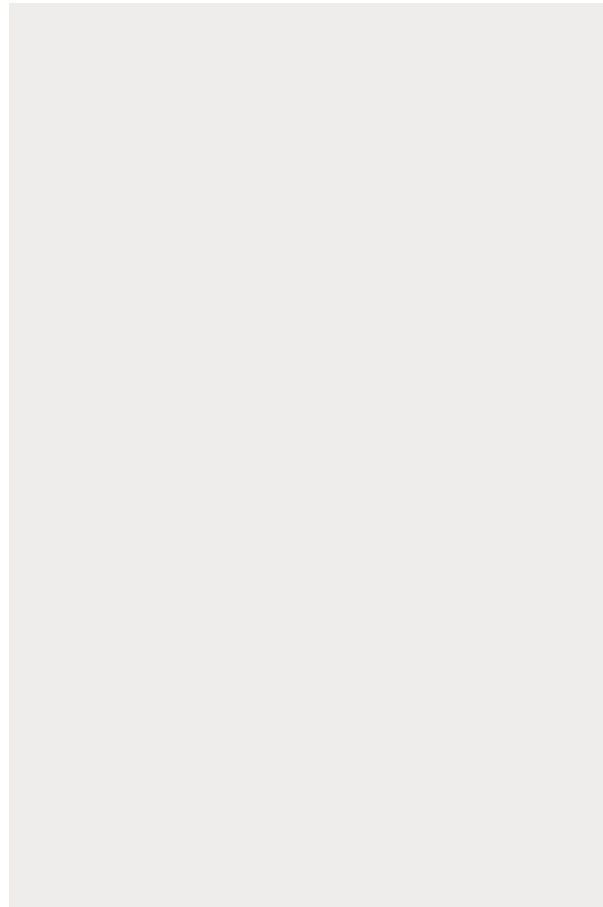
在傣寨插队时

张曼菱是同期知青中第一个学会傣语的

红卫兵嘛，已经形成了他们行为的一种模式，什么都看不惯，什么都想打倒，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。上面拿他们都是很棘手的：都是一批无辜的青年，怎么弄成这种模板，读书时却荒废了十年，要不然怎么被放到边远的地方去？结果发生了那么多的悲剧。还将之看成了负担，这就是插队落户的动因了。还美其名曰“培养接班人”什么的。接班人也不是这样培养的呀，其实培养接班人的口号有真有假的，比如说，那一些干部将其子弟安排在某一特殊机构，然后调回去马上就可以接班，占据高位，这就是培养接班人嘛。而这一大批知青，事实上就是被遗弃的命运。尽管当初有人唱着歌，“昂首阔步到边疆”呀，也试图以革命热情定位自己，使自己年轻的生命不至于萎靡。但两年之后他们就有被遗弃的感觉了。当局说的是对社会模式一种尝试，但对我们知青来说就是抛弃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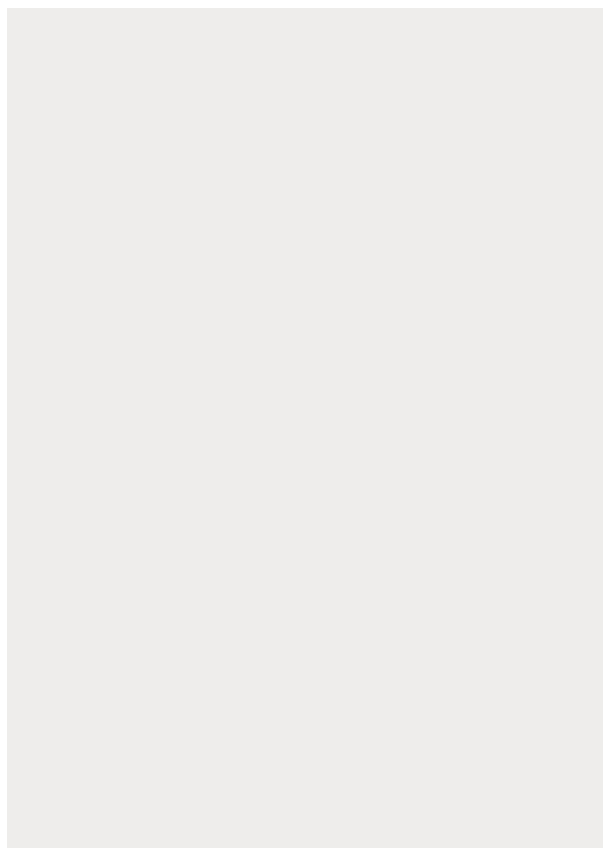
（当时他们这样做）其实是对一个人怎么成长，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，青春期的成长以及需要什么都不考虑。你是社会的一颗“螺丝钉”，把你扔到哪儿就在哪儿自生自灭。现在谁舍得把你孩子扔出去？老说是锻炼，怎么不讲毁灭的那方面以及犯罪的那方面呢？越境的呀，国家也没有饶恕他们呀，不还是照样判刑。这样将大批的未成年人卷入政治是非人性的，造成红卫兵打死老师，都是14、15岁的人。把未成年人卷入政

治本来就不人性，然后将未成年人从其监护人手中夺走，全世界都知道是犯罪呀！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监护人嘛。



插秧收工

我的《青春祭》是在1986年到美国洛杉矶参加新片展时来的。当时不是有伤痕文学么，有对“文革”进行控诉么，而别人问我为什么歌颂呢？我说你看错了。我被可怜地抛在山寨，幸好当地的人很善良，保护和安抚了我。但这并不是我想要走的路。我的路是上学！我当时根本看不到我的方向。和我们同下乡的知青，有的选择越境或者政治对抗，我觉得那很不成熟。我不愿失去父母，也不愿失去家园。我不喜欢被人控制，所以我就没有参加当时知青的什么组织，如“马列主义小组”。我的家教中形成了洁癖，一旦发现有推手，一有迹象我马上走开。我愿意自己想，到底是什么命运，也愿意自己承担。要是全国青年都是这个命运的话，那我生为中国人，我先扛着吧。我不相信外逃别人会拯救你。看那些人外逃的结果不是被人控制住了吗？回又回不来，最后也没有人管。



丛林中读书的张曼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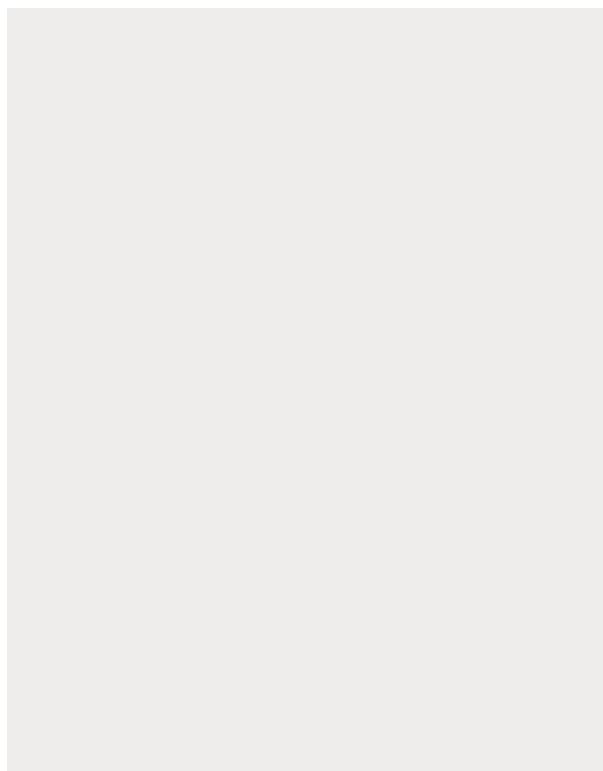
陈晓慧：当年的口号是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，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”。而事实上，亲临其境的感觉是被遗弃，那么，怎样找到平衡点呢？

曼菱：知青插队，现在为什么不提倡？现在你要把学生转移的话，那他们会维权、会打官司的。就是社会进步！

西北兆：与伤痕文学相比，我真的更喜欢曼菱师姐的角度。

曼菱：我是从发现这个角度去看的，从不怨天尤人。不想重复伤痕文学中的抱怨。这也是我的个性所然。我想从梦中找到生机。从文学中吸取素养，我以前读过鲁迅的书，也对图格涅夫《白净草原》和田园诗中的大自然很向往，从这边进入生活。所以寨子的人跟我关系很好，我是（同期知青中）第一个学会傣语的人。

学会了傣语，我就在那寨子里当起了傣文翻译。如林彪事件时的9·21文件是我讲给他们听的。看着照片的时候，傣族姑娘就惋惜道：“嗷呀，林立果这么年轻英俊就摔死了，我可好喜欢他呀。”傣族姑娘哪管什么政治不政治的，跟着感觉就说出来。（大笑）



傣乡果熟了

我也参加当地的抗虐队帮助他们抗虐疾。带着手电筒，一家家去发药。又怕他们一把就将药物吞下，药物中毒，因为一家大小的药剂量是不同的。于是拿着水，让他们张开口，一个一个地喂。

David : 高中毕业下乡年龄是小了点，吃了不少苦。从文学角度描述这个历史事件，好像国内的态度都持否定，城里的孩子不应该下乡。那么，农村的孩子如果看这种文学作品，会有什么感觉呢？

曼菱 : 不是城里孩子不应该下乡的问题。现在很多城里的青年下乡当村官呀，开发什么生态植物呀。但你要看是什么态度。那种集体化军事化的集合，完全没有顾及什么个人的意愿。把你扔到一个地方，就只是种地呀，什么也干不了。那就是插队落户呀。他们允许我们做生意吗？允许我们读书吗？连回去看爹妈都不行啊。那是断绝来往，是剥夺人权呀。不是什么城里人就不能去乡下的问题。我们就像犯人一样被流放呀。

现在很多中国人都想当乡下人，我也是。在乡下（的人）有宅基地，宅基地被征了每年还可以分红。你想转成乡下户口还转不了呢。现在很多人都去乡下创业。像一些台湾人、香港人都跑到大陆乡下去了，跟村民一起，做一个民宿啊旅游啊什么的。关键是：把你捆起来去，哪里都不是个好地方呀。让你自由自在地探险，沙漠你也愿意去啊。看你是怎么个去法，现在有人专门去高寒山区，像香格里拉，就是以前流放人的地方，现在他们去探险去攀岩了。

直接“挖矿石”
30多万字《西南联大行思录》
完全没索引

西北兆：我非常羡慕您现在粗茶淡饭的生活，似乎和世俗截然不同的选择。您现在觉得生活充实吗？和那位能背下《唐诗三百首》的同学联系上了吗？想像过如果当年不是南下，而是漂洋过海，会是一种什么生活？

曼菱：中国的哲学有高明之处，有远行也有回归嘛。不能跑了就不见了。我认为生命也是需要远行的，在思想上知识上要远行！要看看这个世界，热爱这世界，然后再看看自己。然后到了一定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的父母，我的乡土还需要我。我一个人飞那么高、飞那么远干什么呢？我一定回来为他们做一点什么事情。

我是不会飘洋过海的。我86年就出去了，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成员被邀请去好莱坞，为《青春祭》而去的。再次出去的时候，国内已经开出除刘宾雁的党籍。这消息是在我们飞机上宣布的。当时人们认为改革开放会回头，我不是那样认为的。我那次出国深深地感受到：我在国外住洋楼呀开小车呀没什么意思。我还不如回去骑自行车去。这就是我的选择。因为我没结婚没有牵累，但我的牵累是文化的牵累。离开了中文我什么也不是。我不会主动选择离开中国的。

西北兆：您对西南联大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，能否谈谈当年为什么选择做这件事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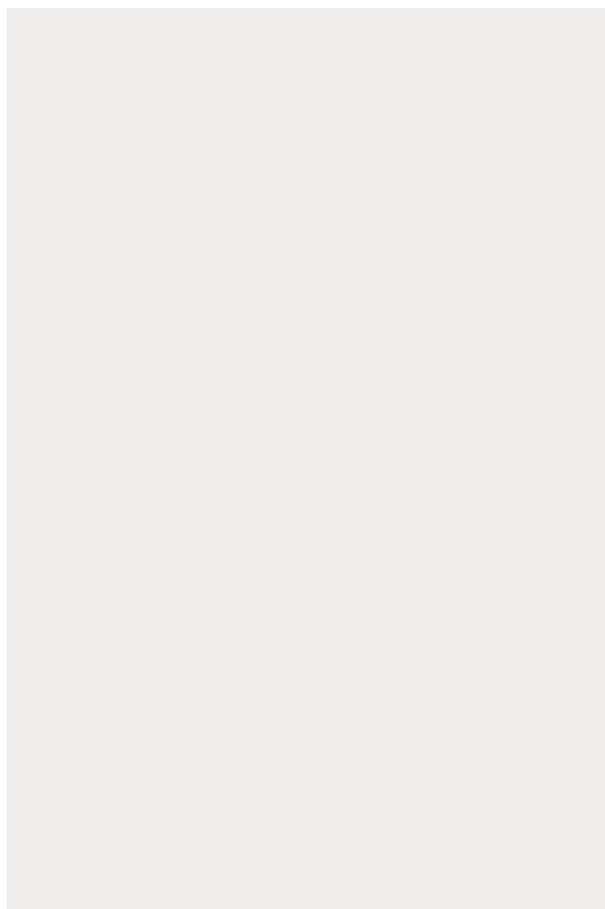
曼菱：这个跟我整个人生所涉及的事有关系。自从1996年我回昆明，1998年被云南省人才引进，我就开始做西南联大的材料收集，带着摄制组到处跑。我大概用了五年的时间做完西南联大的纪录片。2005年后我去了台湾。我不是只坐在家里干点什么活，我又不是陶渊明。我觉得要发挥自己的能力，还要涉及更多的领域。我也考察东南亚，台湾也去了几次。我走出去，了解世界，用自己的眼光衡量事物。我写的东西是我感受到的；我写的历史是活人讲的，我的游历是我亲眼见到、亲自调查的。我不是成天在故纸堆里，从纸到纸。那不是作家的真正职责，那对读者是不负责任的。

读者与我分享的，是我的人生感受，是平等的交流。从书到书的东西他就不要在我这儿寻求答案，何况现在是网络世界。

我既动又静。静的时候我就做堆积如山的文字处理。写书写文章我必须坐下来。应酬嘛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负担和疲劳。我思考半辈子的事情，三言两语是回答不了的。现在我向大家推荐一本书《西南联大行思录》，是我的书，在三联书店2013年出版的。这本书已经出了6版。我在序言中也提到，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题目。因为我从小从父亲口中听来的就是关于西南联大的事情。我父母的青春都是从当时抗战那样的岁月过来的。

整个南迁的学生，带来了北方的五四运动的理念，如开放、共和。后来我考上北大。当98年云南将我当人才引进的时候，我就有一个梦，一定要找回这段历史。因为当时这段历史已经在大陆被淹没了。（西南联大）两个校长都跑到台湾去了，因为政治的原因，谁还敢提这段历史啊？讲抗战也只有“一二·九运动”纪念碑，只提学潮，根本不提战时的大学——西南联大。

战时大学功劳太大了。原子弹啦两弹一星啦，那些元勋都是从这所战时大学（西南联大）培养出来的啊！要是当时这些人才让日本人给灭了，中国的人才就彻底断层了。所以我找到了契机，游说了一些人，跟他们说了西南联大对国家所作出的影响和贡献，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。我得到一些支持者，也有人恶语相向。但我还是坚持把这件事做下来了。



西北兆：是的，收集第一手资料做研究是国内做学问最为缺少的。这一点，我真的是非常佩服，这也是为什么您写出的任何作品，我都是觉得每一句话都值得咀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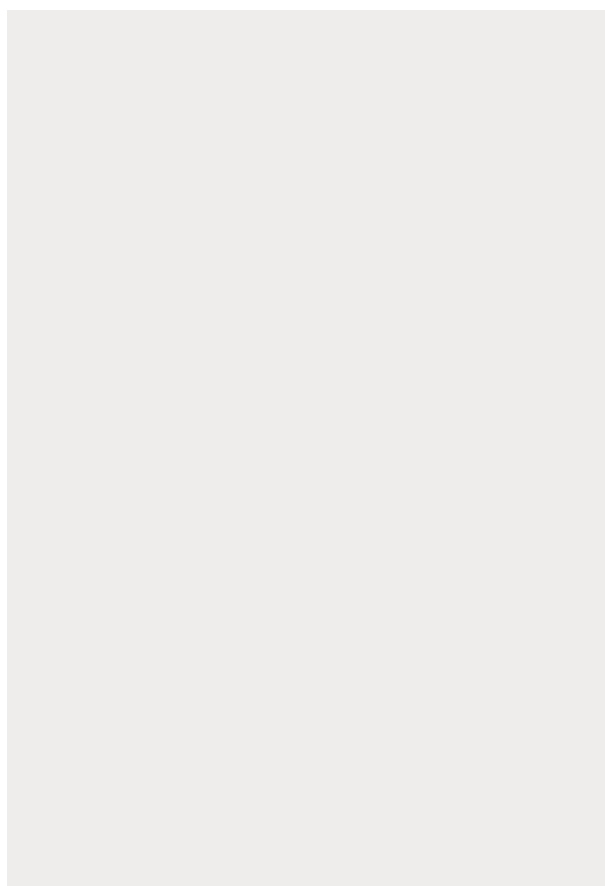
曼菱：我想到的是，历史就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，不管是对当今的国人还是对后人，我要告诉他们，（历史上）存在过这所学校。以前呢，就有美国人（西洋人）写了这方面的书，《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》那本书英文版的还留在北大图书馆里，但美国人书中将人事关系弄错，中文名字常常弄错，联大的学子都不太满意。他做学问的办法，是把西南联大撤退的路线自己走一遍，铁路啦，乡村啦，地方志又抄了一些，还有

大量当年的小报，所以他的书都是大量的索引。我的三十几万字的一本书，完全没有索引，大家把我的书当成了索引，我是直接挖矿石，而且我对每个人的采访都要核对，都拍了照片，录了音存档。可以说，我在国内填补了这项空白。我对西南联大100多位学子的访谈，都保存在北大图书馆了。

西北兆：在北大的那几年，教员的断层极为明显。

曼菱：我在2014年写的一本书《北大回忆》中，就讲了这种断层。那时候季羨林先生还在，他们身上还有五四风采。包括朱德熹先生啦，他们最敢担当。他们与我们心连心，是隔代亲。

中间层这一些教员，经过了反右。建国后苏联的那套就培养出来了。他们言行谨慎，吸取了（政治）运动的教训。他们就像我们的兄长一样。当然他们的学术地位比不上老一辈嘛。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狂飙时代。上一代呢，我们叫他们为“狂飙先师”，中间这一代呢，他们是“麦田守望者”，他们守望我们嘛，希望我们超越他们。



北大读书时的张曼菱

陈晓慧：您有没有收集海外和台湾等地的西南联大的一些历史数据呢？

曼菱：我所说的《西南联大行思录》就包括了海内外和台湾的西南联大的校友的口述。大约在2008年，我是第一个登岛的导演。当然我也有校友们的支持。我到了台湾就租了台湾的摄影班子，带着他们在全岛跑了15天。从此开始了我在台湾的经历。后来我又单独采访了很多次。我对台湾也是情有独衷吧，也是很复杂的感情。反正我认为台湾不应失去大陆，大陆也不应失去台湾。从各方面来说，最好的方式是互相促进。我们首先是一个大中国，邓小平在临终前交代过，为了台湾回归，可以改国号。要延续中华民族，这是最重要的。

明年我打算出一本书叫《西南联大与台湾》。因为台湾的大学基本上是西南联大的人弄起来的。他们的学制还延续了校长治校的体制。校长是在学校里面选，在全球举荐，包括清大，海外学者都可以推举，学校教授可投票。西南联大的体制都带过去了。他们对西南联大在教育上（体制和地位）是比较认可的。所以好几次的会议他们邀请我过去。

3

我提出的“东方美” 与喊响的“振兴中华”口号

西北兆：我也很赞同师姐的对人自身的看法。

曼菱：现在中国大陆官方已经提出了以人为本。但是不是随便一个个体人、自然人就以他为本了呢？要是他是一个流氓或什么的呢，还以他为本么？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常态的问题。因为中国人很长时间不在常态内了（长笑）。浮躁呀，吹呀，很多人想很快富起来，但他们忘记了什么都是积累的，还有一个渐进的过程。这就是常规之理。我有幸有我的父母，他们对很多突如其来的事情会表示质疑，决不随便跟风。我觉得国内的问题，在经济上、金融上的，还是要寻找一种常态。你跳得太高了，也会虚呀。把你压得太低了你也不干。对吗？人的常态，就是你的起点。然后你的人性呀，智慧呀，会在一个摆平的情况下发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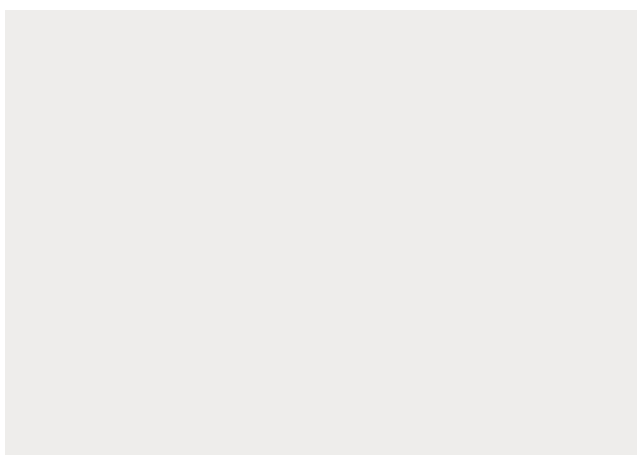
关于知青运动，首先就是剥夺了人权。别的就不用说了。失业、失学、失恋。看些书在乡下就被人抓，谈恋爱则被人斗，只能劳动。你说这是啥，就是剥夺人权嘛。现在我照样去那些地方，那是我的选择嘛。国外的讲什么，（知青运动）有价值呀（肯定态度），或有代价（否定态度）啦，不要那么大而空地对历史作什么结论的，就（设身处地）想想（那是发生在）你自己和你的孩子（身上的事情）。

西北兆：看了《青春祭》的时候，总在想，这么多民族中，汉族是不是最不擅长表现自己，反而更愿动脑筋。

曼菱：其实你看一下《诗经》，那《诗经》（所描述的）也是很风流的呀。比如在春天，去郊游，（女子）看见了喜欢的男子，男子看见了喜欢的女子，就互相唱歌，甚至野合。（男子）打猎打死了一头野鹿啦，要送给他喜欢的女人。那也是汉族的。但后来，兴起了道学，理学，克己复礼的。装，汉族人现在都装，哈。女人嘛还好点：吃醋就是吃醋，骂娘就是骂娘，很多男人就特别装，外表一本正经，脑子里全都是男盗女娼的事情。

西北兆：回到近40年前，现在我还是很激动。能介绍一下您当年参加竞选的体会吗？我的最大印象，就是您的为人，真的是从来没有改变过。

曼菱：关于那个竞选，有篇《回忆竞选》文章，还是比较客观的，虽然我也不同意那些观点。当时他们听到我提出的“东方美”的时候，就觉得，我必须是一个东方美的美女什么的。（我之）所以提出口号就是因为没有实现嘛。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这口号没有实现嘛。当时中国的女性都革命化，都不敢打扮，也不会打扮，也不温柔，比起我母亲那样的淑女风度就没有了。我就认为（淑女风范）是东方文化独特的气韵。



参加竞选的张曼菱，正在回答同学们的问题

当时我就觉得自己讲的是心里话，讲自己看到的问题。当然我是从云南来的，哪有北京这些人见多识广呀，他们可能连首长的保姆都认识。但我不认为那是知识，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

然后有人说起论中国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兵力分布，这，这，这不是太狂妄了吗？你知道现在的兵力分布了吗？我们从压抑的时代到改变开放，我们从基层来的人谈这个问题，我不知道有多少底气，反正我就尽我所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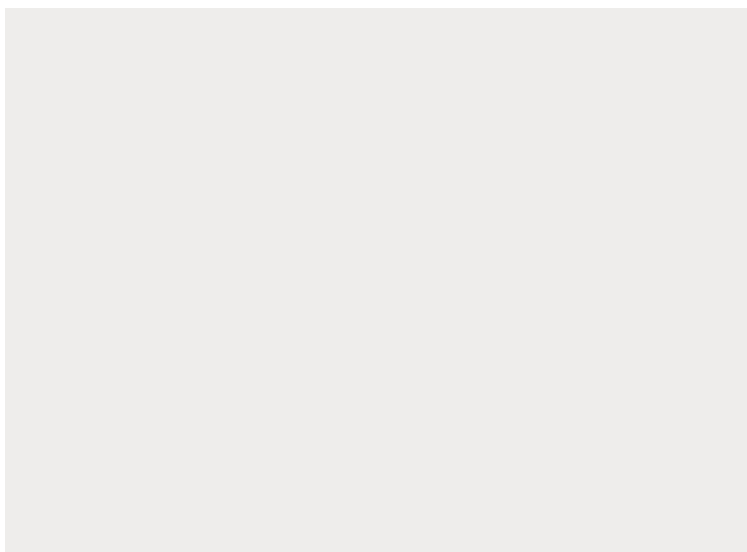
西北兆：第三次世界大战兵力分布的看法，太有同感了。

曼菱：一句话，我讲的东西都是我经历的，也是实在的。懂就懂，不懂就不懂。竞选的那天有人问：“欧洲社会主义是什么？”我说我又不是字典，你们去查呀，去看报纸呀。这不是来烦人吗？我又没有什么竞选班子来天天帮我应付，什么问题都能回答。所问的问题不就是报纸上昨天的事吗？到底要干嘛？你不就是选一个有良心有责任的好人嘛。在当年就只能这样。还没有要求对体制有什么设计，当然要有一些程序才能通过。

西北兆：对美（学）的看法，和您在云南插队的经历有关吗？

曼菱：肯定有关。我在云南就感觉到：我这一脑儿的考试呀分数呀，可是那些跟我同龄的傣族小姑娘们都在那打扮啦，穿裙子啦，唱歌啦，她们都很愉快，他们批评我穿得不好，难看，甚至还不让我跟他们一起走在一块，简直太鄙视我了。而且我也感觉到青春美丽的价值：漂亮可以评工分，全国人民都看得发呆。我得马上转，转得比他们更漂亮啊。哈。

有一天，我接到张玮从香港打来的电话，张玮说：“你那个男人雌性化，女人雄性化都不成了现实了？”接着还说：“你的‘东方美’又可以重提了。”我答道，你们终于承认我把话说到点子上了噢。



剪成短发的张曼菱，畅游香山

西北兆：想起女排的事情来了，“振兴中华”（的口号）是不是您提出来的？

曼菱：那天晚上的（“振兴中华”的口号的）事，我也写进回忆录了，在《北大回忆》里。那天晚上竞选者不能下楼，但我犯规，自己走下去了。同学们也很乱，学生会和团委又管不了。王玉梅他们都在喊，同学们都不听他们的。后来我指挥他们唱歌，那时候口号很猛，我听见了两个口号，一个是“北大清华 振兴中华”，一个是“团结起来 反对专制”。我就改造了一下：“团结起来，振兴中华”，指挥大家喊了几十遍。定型了。亏得团委黑良杰派人录音，连夜送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第二天就播出了！

前几天，北大不是要来搞纪念的事吗？女排不是赢了吗？我觉得这种事也带投机性的，完全脱离了当时的时代了。我觉得脱离了80年代的背景，脱离了我们学校的氛围，现在来提纪念这些东西要走调的。

西北兆：很欣赏您的“走调”说法。

曼菱：现在更深深地体会到，任何的历史都不会重演。当它被重演的时候，一定是被利用的。反正我经过了，也和大家经历了这段历史，同时我也记录了这个历史，我的事就完了。其他别人爱怎么干是别人的事了。我觉得我一辈子也值了。不是句话说嘛：“人要对得起他所受的痛苦。”我说：人要对得起遇到的历史机遇，对得起父老乡亲、老师，及所得到的恩宠。北大学子还是叫我大师姐嘛，挺亲切的。（纪念嘛）他们一定会把创造历史的人们啦，背景啦，来龙去脉等内涵都革掉，只留下五四，然后任意加点他们佐料。就是这样的。

4

“打不垮”的素质 与自己的根

西北兆：您对下一代也有很多很好很独特的看法，能概括一下吗？这里大多数朋友的孩子都在上学期间，非常希望能得到一些“教子之方”。

曼菱：好多人都让我讲（这一方面的话题），我觉得对小孩子，最重要的是家长和老师要将他们培养成具有“打不垮”的素质。如果他们具有“打不垮”的素质就行了。剩下的他是文是武，怎么发挥他会一直走到底的。相反，他没有这个素质就完了。你钢琴呀外语呀拿了前几名都没用，都是一个纸老虎。还打不过一个文盲呢。

讲一件那年我们去北大时的一件真事，有个女孩，都考上北大了，她喜欢上了一个男孩，写了一封情书给他，结果那个臭男孩特别坏，没有男子的风度，就将情书公开念，还羞辱她，结果这女孩就用丝巾吊死了。她这是什么素质呀？都上北大了，简直比鸡蛋壳还薄嘛。这女孩就应该说：我一定会找到一个比你还强的。所以说，必须有一种“打不垮”的素质。

陈晓慧：有什么可寄语海外华人的呢？

曼菱：我觉得有根的人在多元社会里会更有价值。这句话怎么样？

陈晓慧：太对了，所谓的根，就是英文中的identification（身份认同）。

曼菱：有一年，一位华人校长专程跑到我家，向我索取一本我写我父亲的书叫《中国布衣》。他准备给那些星期天跑去他们学校学中文的孩子们。以此告诉孩子们什么是中国人，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，怎么看待生老病死的，怎么样琴棋书画的，什么信仰，怎么样解决生活里的矛盾的。我想把《中国布衣》推荐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生活在远方。华人孩子也好，包括很多要出国的孩子也好，作为一个人呢，他的选择是自由的。作为一种技能呢，他应该在全世界都有竞争能力。但是我觉得，根是必须的。到最后你始终有人种和文化的界线，它是存在的，那么一定有自己的根。我希望你们的孩子，还得存有文化的根。你知道你跟他们不一样，长得也不一样。为什么好多东西不一样呢？因为有根。这也不应自悲呀，这根，也可以提供给他们（孩子）。

我觉得在多元社会里，留有自己的根，在自由社会里更有价值，更有底气。我不反对多元文化。每个人都用不着否认或抹去自己的来处。上帝选了他，对吗？你有你的来处。你的来龙去脉也是你的本钱。要认同，认同不等于抹杀自己。抹杀自己的人是得不到别人的尊重的。尊严感和你的来龙去脉并不会妨碍你的融入与沟通呀。未来的世界就是一个容忍个性的世界。那首先就要有个性，没个性叫人容忍你什么？没个性的叫人看不起，反正没价值了。在美国你也是一个出色的美国公民，你也遵纪守法，你也纳税，你也为美国的文明和正义发声。同时，你有你的身份呀，你是华裔，中国人呀，祖宗给你的一切，都是宝藏呀。

Audrew Wang：确实，华人有时在这边有身份认同的问题，有些亲白人，有时把自己的根忽视了，反而得不到尊重。

曼菱：好吧，以后还可以继续聊吧。今后我去美国也可以讲。就这样啦。

陈晓慧：舍不得你走。

西北兆：好，非常感谢曼菱师姐今天和大家一次聊了这么多。

- END -

感谢陈晓慧录音整理

张曼菱（在拉多加湖畔）作家、中国教育史研究者

在北大为学子时，发表处女作《有一个美丽的地方》，改编成电影《青春祭》，成为中国知青电影巅峰之作。有《中国布衣》、《北大回忆》、《张曼菱评点〈红楼梦〉》等多部著作。

近年以抢救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”口述史为主业。纪录片《西南联大启示录》、著作《西南联大行思录》被誉为中国教育史重要篇章。

剑客会 | [ijiankehui](#)

原三剑客

有温度的思想



长按上图识别二维码加关注

赞是一种鼓励 **分享**传递友谊